

国民奶爸，职场粉妈为80后父母传递正能量

深度解析“都市大小孩们”在身份升级后的欢喜忧愁
在任何一个城市，养一个孩子真的必须要经历这些……

小儿难养

xiao er nan yang

融合当下80后年轻人 在喂养父母、

婚姻情感及抚养孩子 等压力下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话题，

深入解析“都市大小孩们” 在身份升级后的欢喜忧愁。

宗昊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小儿难养

xiǎo er nán yang

宗昊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儿难养 / 宗昊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374—6

I.小… II.宗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4752 号

责任编辑: 康志刚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红十月设计室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3.5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68 千字

定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一个电话，就一个电话，让简宁期待了一周的这个下午一下子变成了冰窖。本来，这天简宁约了赵小柔、蓝芸两个闺蜜，在阳光明媚、不冷不热的这个周二下午去逛街。这个街逛得并不容易，需要金钱、时间和心情的三合一才行，而且要三个人都得三合一。三三进九，这本来概率就不大的事在三个女人身上就显得更麻烦。简宁要忙着做电视节目；赵小柔有个作者，说好了6月份见稿出书，可人在5月份突然住院，生死未卜，撇下赵小柔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只有急死的份；蓝芸倒是一直稳稳当当相安无事，在大学里教教新闻写作，有的是可以打发的时间，可系里突然要推荐一个去加州的访问学者，蓝芸“怎能不是我”的自尊被激发了，在全然没有头绪的状况中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，牺牲了自己的时间，苦了自己的学生——蓝老师一周里安排的作业是半个学期的量。用蓝芸自己的话说：努力总是没错的。

三个人就在各自的环境中努力着，已经有4个月没有聚首了。就在6月初，忙碌的简宁在喘口气的时候发现了一大喜讯。她所熟知的商场要打折。此打折可不是门口写着“拆迁跳楼甩卖”的彼打折。这个打折的地点在简宁家门口的“outlets”。这家专卖欧美大牌的商场里，有N多的时尚品牌等着人们光顾。一件米色的D&G五分袖风衣，已经让简宁倾慕很久了，可标牌上一万多的价格又只能让她仰天长叹。虽说简宁也是个白领，也在号称内地最大的影视公司里做小头目，虽说每月也能挣个七八千，可一个月的钱还是不够一件衣服钱啊。算了算了，每每看见那件衣服挂在那招摇，简宁心里就悲喜交加。喜的是到目前它还没主，悲的是自己可能一辈子也成不了它的主。



发明“打折”这个行为的商人肯定是女人的上帝。简宁周周去、月月去，不仅和风衣神交已久，还和风衣的丫鬟们处出了感情。上周有位长期服侍风衣的服务员告诉简宁，这周二开始，商场要“低调”打折。之所以“低调”是因为这里都是奢侈品啊，奢侈品怎么能在祖国大陆明目张胆地掉价呢！可“折”是一定要打的，因为要赶紧清仓，好给在欧美大陆那些过气的衣服腾地。又一波欧美消费者消费过了的奢侈品要来了！

简宁本来还保持着白领的矜持听着人家说，可是后来明确地听到了“一折起”的字眼就把持不住了。她更明确的是她单恋了很久的 D&G 风衣将在一周后调整为两千元，简宁好像就看见了一个交际花走下了一万元的神坛，摇身一变成了两千元的小姐，这个价格，简宁还是泡得起的。她不失时机地把好消息告诉给赵小柔和蓝芸，两个人当时就表示，去他的作者和美国吧，周二一起去血拼。

可就在三个人从城市的三个方向赶到的时候，就在赵小柔和蓝芸听着简宁两眼放光地介绍她的目标的时候，简宁的手机响了。蓝芸和小柔看着简宁听电话的脸色从笑变苦，最后就要哭出来了。电话是简宁小区的幼儿园园长打来的，她客气又肯定地告诉简宁，因为名额有限，简宁的儿子帅帅不能在这里入园了。这年头大学都在扩招，可幼儿园却越来越少。简宁家门口的幼儿园，前年招了四个小班，去年招三个，今年招两个。说是师资有限，孩子也比去年少了，所以就缩编了。简宁在电话这头无法发作，试探地哀求又被生生拒绝了。看着简宁在商场大门口走络儿，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，小柔忍不住发脾气替她骂：“这是什么破幼儿园，名都报了，说不要就不要，这不是明摆着涮人吗？”

蓝芸小心地提醒简宁：“是不是要交点钱啊？你问问，不行就交两万算了。我表哥那孩子上幼儿园，赞助费两万，明码标价。”

简宁带着哭腔说：“我总不能拿着两万块钱去找园长吧。再说年初就让我们报名，考试都通过了，怎么忽然就不行了

呢？都六月份了，别的幼儿园早都招满了，这让我到哪想辙去呀？”

简宁说的是实话，如今的幼儿园，提前一年下手都不算早。简宁打小在这个城市长大，看着爸妈是怎么忙活自己的，如今也怎么忙活儿子。简宁妈就是个急性子的实干家，总说是自己如何如何把急着在前面，为简宁策划好了一切教育问题，才让简宁平平安安地上大学、当白领。这话简宁听着服气。的确是从三岁开始，妈妈就舍近求远地给自己找好幼儿园上，上了小学，简宁妈更是把附近的中学摸了一个遍。那时候教育改革风生水起，每天的消息都不一样，简宁妈为了稳妥，生生在简宁四年级的时候给她转了学。简宁当时可不高兴了，简宁爸爸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好好的干吗要换环境？而且新换的这个学校还离家远，每天简宁都要少睡半个小时，被妈妈从被窝里拎起来上学。刚去的那一个月，简宁又孤单，又有点跟不上新学校的节奏，还病了一场。为这事，简宁爸爸、简宁的奶奶没少唠叨，可简宁妈一副宁死不屈的样：“你们说吧。闺女是我生的，我能不为她好吗？就那个学校，挨着的都是三流中学，万一以后划片了，宁宁就得上个破中学。你看看那些学校出来的孩子，有考上大学的吗？没上高中就勾肩搭背，我可不能让宁宁到那去。一个女孩子，学好不容易，学坏可快着呢！”

简宁适应了半个学期，后来交了新朋友，老师也很好，爸爸妈妈也就不说什么了。结果到了六年级，果然如简宁妈估计的那样，要分片入学了，考试只是个参考。简宁不怕考试，打小学习好，可这一分片，就要看天命了。简宁从那一刻起，就开始由衷地佩服妈妈，自己现在的这个小学正好被划分到市重点中学，这所中学可是方圆 20 公里内最好的学校。简宁只参加了该中学的一次考试，就顺利入学了。那年的六月份，简宁和爸爸妈妈一起，每天听的都是邻居们的后悔、叹气，被分到“破中学”的有不少都是简宁以前学校的同学，孩子们此时不免埋怨爸妈，你们怎么不学学简宁妈妈，你们怎么就不给我转学呢……

简宁享受着妈妈给自己安排的每一步好棋，自己也争气，





顺利上大学、找工作。如今简宁自己也做妈了，当然要把妈妈那一套完整地传承下来。自己就是受益者，没道理让儿子吃亏吧。自己妈还是在小学上开始动脑子的，如今什么年代？简宁可是从亲子班就下功夫的。就说这个幼儿园，简宁买房时就打听好了，小区的配套幼儿园是著名的幼教品牌，就是为了这个，简宁才狠心买的房。帅帅两岁时，简宁就早早去幼儿园报了名，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个打击来得猛了点。

太阳底下，简宁是没心思逛街了，一门心思地在手机里翻通讯录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救命稻草。赵小柔和蓝芸也陪着她一块着急，两个人也都在各自脑海里翻旧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教育局、老师之类的人才可供利用。赵小柔想着想着就把自己想烦了，跟简宁说：“我就说嘛，没事结什么婚？结就结吧，还非得要孩子。你看看，有个孩子多麻烦！”

简宁低头找人名，回她：“你说这没用的干吗？赶紧想想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能帮我忙的是正经。”

小柔用左半脑帮她想人，用右半脑组织语言说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急啊？你老公呢？这会不用，留着什么时候使啊？”

简宁抬头看着小柔，半质问半恳求地说：“大姐，你觉得一个成都人能在北京有什么关系吗？他昨天还说自己就从来没上过幼儿园，可不也上大学、留北京了？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帮上忙吗？”

赵小柔无语。可不是，一个外地人是不可能了解北京的教育环境的，如果他再拿着自己城市的理念来北京试运行的话，一定会头破血流。

忽然，赵小柔看着蓝芸，蓝芸很费解：“看我干吗？你想着什么了？”赵小柔说：“你是大学老师啊。你们大学有幼儿园啊，你能不能给去说说，让帅帅去你们那个幼儿园行不行？”

蓝芸愣了足足20秒钟，是啊，自己的大学里就有幼儿园，怎么自己都没想到呢？可是，自己是教大学生的，没和教幼儿园的小老师们打过交道。再说，附属幼儿园、附属小学、附属中学都是归校行政部门负责，自己除了和系里的行政部门有接触，和学校的高级管理部门还真没什么来往。这个……不好

办啊。

可是蓝芸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，因为简宁的眼睛都亮了，用那种极度求助的眼光看着她。蓝芸无法拒绝。





二

简宁一路愁眉不展地回到了家里。在路上，老公江心仍然是很体贴地打来电话问在哪，什么时候到家什么的。简宁也不顾在出租车上的形象了，急赤白脸地把坏消息告诉了江心。跟简宁预料的一样，江心无计可施，只能反过来安慰简宁：“咱们干吗非要上那个幼儿园？不就是有点名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咱不上了，上别的还不行吗？”

简宁气得跟他在电话里嚷嚷：“都这会了，上别的，别的早都招满了。不信你现在挨家幼儿园去问，要是还有名额的，我把名字倒着写！”

江心听见老婆火了，赶紧哄，说自己马上就到家了，咱们回来再想办法，先别着急。简宁心说，我倒是想不着急呢！

回到家，简宁看见江心在网上查幼儿园的资料。本来江心预备了一大堆话，结果自己也没说出来。他在教育系统的官方网站上看了全市幼儿园的情况，他们小区的这个幼儿园还真是名列前茅。这家幼儿园的父母在百度上还建了贴吧，上去一看，嚯，人家园里的孩子，三岁学轮滑，三岁半学钢琴，四岁学游泳，五岁学书法。有家长感激涕零地说，孩子放在这真是省钱啊，花一样钱，学三样，比单请钢琴老师、轮滑教练便宜多了。

江心越看心越虚，以前看着简宁为帅帅忙活上幼儿园的事，他觉得不可思议。要说他自己也算是半个北京人，爸爸是北京人，妈妈是成都人，从小在成都长大，接受的教育信息南北都有。他自诩从来没上过幼儿园，就是在姥姥的锅台边长大的。鲜姜、红辣椒，打小就是江心的零食，没经历营养配餐、没享受学龄前教育，这也不妨碍他上北大呀。江心觉得自己的成长对儿子有参考价值，帅帅完全可以也这么长大嘛。可在简

宁这，这套理论根本行不通。每每提及这个，简宁就一脸鄙夷，说：“你那是没赶上好时候，你能有今天，一半是天分，一半是运气。我可不要帅帅以后靠运气活着，我要让帅帅享受最好的教育。”

要孩子之前，江心的哥们就告诉他，一旦有了孩子，老婆就不再是你的了。她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，关于孩子的事，一定要让老婆说了算。这是维持家里长治久安的法则。江心把忠告牢牢记在心里，他发现，简宁正是这样操作的，而且，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规律的好处，自己是多么省心啊。从出了满月开始，简宁就自己找了保姆，还断然拒绝了他要把自己妈接来带孩子的美意。简宁没别的意思，孩子还是要自己管理，一旦隔辈人常驻在家里，对孩子的影响就是全天的。奶奶带孙子，不惯才怪。

开始江心心里很别扭，他认为简宁是不想和婆婆相处才这么做。后来他释然了，因为他知道简宁是个大咧咧的性子，想什么说什么，不会藏着掖着，有一一定不会说二。而且，他丈母娘、简宁自己的妈也被女儿拒绝了，这更加坚定了江心的判断。简宁不是讨厌婆婆，而是就想自己带孩子。

这个念头是在简宁怀孕的时候就树立起来的。简宁 22 岁大学毕业，进入影视公司当编导。不到半年就被委以重任，在全国发行的一档栏目里当主力编导，然后是主编，制片人。24 岁，简宁在当主编的时候认识了江心。一次没心没肺的邂逅，一拨是影视公司的人，一拨是电视台的人。因为常年和电视台合作，栏目组请相关部门的人吃饭。江心是北大毕业的，分到电视台做过两年节目，然后就去总编室了，负责台里频道的宏观编排。因为江心分管这个频道，而这个频道又是简宁节目的“房东”，于是两个人就见面了。

开始就是很庸俗地吃饭，吃着吃着就拼起酒来。起因是简宁组里都是小姑娘，一个大点的主编姑娘带着一堆叽叽喳喳的编导小姑娘。电视台这拨男的多，江心的同事董力想挑挑气氛，就主动逗人家，看着简宁说：“简老师，合作都一年多了，难得简老师请我们吃饭，怎么也得喝一杯吧！”一帮人就开始





起哄。简宁很困惑地说：“啊！还要喝酒啊？”

董力说：“那可不！听说简老师请我们吃饭，我们连车都没开，就为了喝几杯。就算您今天来的都是美女，也得意思意思啊！”简宁说：“行。那就陪老师们喝几口吧。不过我今天是开车来的，一会还得送我们组里的姑娘呢。这还有住通县的呢。让我们这的美女陪老师们喝吧。不过不许欺负我们啊！”

电视台的男人们开始坏笑，说：“那不能那不能。”

董力说：“这么着，你们一个我两个。行不？”

话音刚落，简宁身边一个美女就站起来了，倒了一杯啤酒，满的，双手捧着、怯怯地跟董力说：“那，董老师，我先干了。”然后，咚咚咚，喝完了，面不改色地看着董力。

董力愣了一下，旁边有人笑，说，董力赶紧，人家小姑娘都干了。你两个，别赖。

董力也咚咚咚，干了；又咚咚咚，干了。

又站起来一个美女，扑闪着眼睛，冲着董力笑：“董老师，我也敬您一杯。不过我不太会喝，咱们拿小杯吧。”江心看着乐，这回人家端的是白酒。

董力没辙，又干了两杯白的。然后又起来一个，又起来一个。幸好简宁组里就五个人，除了简宁，每个姑娘都和电视台的人喝了一圈。按照1：2的原则，没等这圈轮完，电视台这拨就有人倒下了。董力舌头都大了，出门上厕所就去了三回，最后一回还是服务生给搀回来的。江心趁自己还清醒的时候递给了简宁一张名片，要了简宁的电话存在自己手机里。做完这些，江心基本上也糊涂了。

当天晚上，哥几个怎么回的家基本上已经不记得了，好在大家都平安。第二天，赴饭局的男人们齐刷刷地都睡到中午才在台里出现，碰面后就彼此笑话，谁谁谁喝到第二轮就不行了，谁谁出门以后抱着大树吐了半天，谁谁坐在饭店门口不走了……反正都是只记得别人的，不记着自己的。最后董力说了一句：“哥几个，这回咱们现大了。”是啊，江心努力回想，人家那些姑娘们似乎个个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好像在他们趴下以后，还相约去K歌了。真是年轻啊，不服不行啊。不过，江

心清楚地记得，从头到尾，简宁一口酒都没喝，好像女孩们说去唱歌的时候简宁也说自己不去了。这个美女，有点意思。

饭局过去一周以后，江心下决心追简宁。之所以犹豫了一周，是因为，董力无意中议论过简宁，说“这孩子道挺深的，这么能干，一看就是有背景有城府。”江心回想那天饭局的情景，也觉得简宁不简单。带着几个小丫头把大伙都俘虏了，自己还一脸无辜。可是放弃呢，江心又心有不甘，行不行，总要试一试。

简宁接到江心的电话是在机房，简宁正给编导看片子，正苦口婆心地告诉编导如何才能把片子剪得有节奏。江心在电话里听着一片嘈杂的背景声，就知道是在机房一类的地方，只好提高八度跟简宁自报家门。简宁听见“江心”两个字，一时没想起来，只好很礼貌地回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有点忘了，您是江……心……”

江心这个气啊，这人什么记性啊？才过几天，不认识了。没辙，他只好自我介绍：“我是电视台总编室的江心……”简宁如梦初醒，又诚惶诚恐：“啊！江老师，是不是我们片子出问题了？”江心这个急啊：“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？”按照江心的想法，一般女同志听到这个问题，首先会问：您什么事呢？听到什么事之后再判断。如果对方不讨厌自己，听到约会的邀请有可能答应；如果没好感，或者名花有主，听到这个就会婉言拒绝。那样的话，江心也就不费心了。可简宁同志的回答是：“今晚？我没空。”江心一下子就愣了，这是堂而皇之地拒绝呀！她很烦自己么？可听刚才那口气，分明脑子里就没有他这个人，那就是有男朋友？好在简宁自己又补了一句：“我晚上要去电影学院上课。”

江心始终没有说自己想约简宁干什么，因为简宁根本就没问。江心只问了问上什么课，就礼貌地说再见了。下班以后，江心心里放不下了，不知道简宁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还是真听不出自己的意思。上课？是个拒绝人的好借口，听上去还冠冕堂皇的。江心跟自己说，豁出去了，不就被耍吗？千古一次，就是她了。江心出门就去了电影学院。





傍晚6点多钟的电影学院，学表演的美女们都往外走，走进去的都是渴求知识可又真不太美的女同志们。当然，男的也有。江心没太费劲就进来了，他并不急着找简宁，在他想来，简宁十有八九根本就不在这。也许简宁是有时到这来上课，可她今晚一定是拿洁净的校园给自己做借口。那他来干吗？江心骨子里就想拆穿这个小丫头，告诉他，自己就在电影学院教学楼下，看看这丫头如何收场。

想好步骤，江心给简宁发了短信，很简单，有事找你，我在电影学院一号楼下。发完，江心想着简宁看短信时目瞪口呆、组织语言的样子，乐了。

简宁看见短信，很疑惑，有什么事呢？非要追到学校来？电话里干吗不问清楚？好在是音乐欣赏的大课，简宁偷偷蹭出教室，她看见江心就更疑惑了，因为江心张着大嘴、呈呆傻状地说：“你怎么真在这啊？”

简宁很生气，说：“江老师，你大老远跑来，把我从课堂上叫出来，就为了看我在不在这呀？我不是上午就跟你说了吗？我要上课！”

这回轮到江心目瞪口呆、组织不成语言了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，自己以为简宁在骗他呢。简宁更生气了，说，我为什么要骗你啊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吗？江心赶紧捂嘴，说，不是不是，我以为你随便找了个借口不想见我呢？简宁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不想见你不用找借口。对啊，你干吗非要见我？”

若干年后，这个段子依然是蓝芸和赵小柔用来打击江心的好材料。当简宁把这段说给两个闺密的时候，赵小柔指着她哈哈大笑，蓝芸也乐着说：“简宁，你傻啊，他这是追你呢！”简宁委屈地说：“他又没说，谁知道啊。我理想的男人出现的时候，应该是捧着一束花，站在我面前，然后轻轻跟我说，从见的第一面起，我就喜欢你了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根本就不是他这样的。”赵小柔说：“你要是不喜欢，就把他踹了，断了他那念想。”蓝芸说：“还没接触，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呢？他要是真喜欢你，没准哪天就来个大浪漫，让你想都想不到呢！”

简宁就抱着等个“大浪漫”的心思开始和江心交往。江心

一开始觉得简宁有心机，经过第一次“约会”，又觉得这丫头实在是没心没肺，再后来，他了解了简宁，不是没心眼，而是心里想的一定都要表达，嘴和心是一致的。她可以不说，但只要说了就一定是这么想的。看惯了电视台里人争马斗，江心由衷地认为，自己找着宝了。

但就是这个宝，在结婚以后还没什么异样，除了节目上的事，简宁在组里一言九鼎，回到家，江心安排什么简宁都高兴。从吃什么到看什么电影，买哪的房子，简宁觉得，只要自己把意见表达出来就行了，江心一定会考虑、兼顾。自己不一定非要当什么“家长”。蓝芸告诉过她别轻易放权，可简宁说：“我没有你那么细致，会过日子。江心有南方血统，我看比我强多了。我们家就人尽其才，就让江心安排吧。反正他在电视台也是负责宏观调配的。”江心的宏观调配调到帅帅这，就没用了。从孩子生下来那一天起，简宁的母性被彻底激发出来，母亲要是任性起来，那就是霸道了。简宁制定了孩子的一系列成长计划，说给江心听的时候，江心头都大了。他苦口婆心地劝简宁：“孩子应该自由成长，要让他感到舒适、自在。他高兴最重要，别让他还没上学就被拴住，你看我，打小成都青石地上野跑出来的，不也上北大了？不也遇见你了？不也……”简宁打住了江心的“不也”理论，蛮横地表示：“咱们家，两个男人，我一个女人。让我高兴才是最重要的，帅帅是我生的，就得听我的。”

江心哭笑不得，他一度认为，女人生了孩子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又回到童年了，任性、蛮横、不讲理。他想过制止，可董力跟他说：“兄弟，最好就听人家的吧。我媳妇生完孩子就因为跟我怄了点气，得了半年的抑郁症，差点扔下孩子离家出走。听说这女人生完孩子都多多少少有点抑郁，可别招她。”

事儿就那么寸，正赶上第二天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跳地铁了。虽说是被地铁职工给救上来了，可还是把她老公、她父母公婆都给吓了半死，婆婆的心脏病都犯了。报纸上登出来，该妇女生产后3个月，患上了产后抑郁症。这条新闻让江心彻底闭了嘴。他自我安慰地说，求同存异吧。





和简宁、赵小柔分手以后，蓝芸一路上都在琢磨幼儿园的事。蓝芸不是不想帮忙，她和简宁、小柔大学同班，偏巧他们班里就她们三个北京籍女孩。入学后，三个人一盘道，东城、西城、海淀各一个，都是重点学校出来的，你的高中同学原来就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她的小学同桌原来就在你隔壁班，越说越近，仨人关系越来越好。四年里，三个人住在三个宿舍，可上课的时候仨人永远挤在一张桌子上。毕业以后，简宁坚定地去实现她的纪录片理想去了，赵小柔更喜欢玩文字，提起王朔来就五迷三道，一心进了出版社，要当一辈子文学女青年。蓝芸喜欢学校的氛围，觉得自己选择新闻这个专业并不太适合，她骨子里并不愿意去跟陌生人打交道。于是，她考研了。读研、留校、当老师。稳稳当当，蓝芸自己很满意。

在学校里，蓝芸教的是“新闻写作”。可她自己知道，她是学校里学出来的，什么是“导语”定义她知道，可具体到一个新闻事件应该怎么写，她其实不知道，没写过也没干过。蓝芸读研的时候就对这个事情困惑过，问导师，导师也是纯学院派，说不出真正的所以然，对蓝芸最大的帮助，只能是安排她到真正的新闻单位去实习。蓝芸去了导师介绍的一家报社，第一天就被叫着跟热线记者跑了一个车祸现场。到了事发地，120 来过了，警察也处理得差不多了，该抬走的抬走了，蓝芸替那个小记者着急，要图片没图片，要人物没人物，这稿子怎么写呀？可人家小记者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，去问了警察几句，就径直跑到路口的小卖部，拉着看店的小伙子在那聊。蓝芸没过去听，她满脑子都盘算着要是自己是这个热线记者应该怎么写这篇稿子。

回去后小记者不到一个小时就交稿了，蓝芸好奇地拜读，

惊异地发现这个只有杂牌大专学历的小记者，写出来的稿子是如此的生动。他只用寥寥几笔交代了事故的发生、结果，更多的笔墨都是在说这个路口这个月以来已经发生了多少起车祸，其中有几起是见血的，有几起是车与车之间刮蹭的。这些数据都来自小卖部小伙子和他同伴的观察，而且小记者还询问了附近的居民，大家一致说，事故多发是由于路口的盲点造成的。大家还建议有关部门如何整改，把哪个违章建筑拆了，就会大有好转等等。

蓝芸后来和简宁、赵小柔感慨：“我这七年是白学了！”离校当上老师以后，为了不让自己的学生也“白学”，蓝芸分批分拨地请当年的同学们回来讲课。按说这是大学里不允许的，可蓝芸直接跟系主任交涉：“都是咱们学校咱们系毕业的学生，如今都工作在新闻一线，这么宝贵的资源咱们不能利用吗？我每周五节课，拿出一节课来让学生们听听课本以外的学问，不也是为他们好吗？”

蓝芸在系里一直以“肯干、低调”著称，漂漂亮亮的北京女孩子，很少能有蓝芸这样待在一个岗位上不寻思别的。而且蓝芸平常说话都不大声，只有上课的时候才出现，没事根本不往系里跑，这种低调的作风很受系里领导欣赏。这回，是系主任第一次被蓝芸堵在办公室里讨论工作，有点惊讶，有点感慨，最后还有点欣慰——蓝老师还是很有想法和追求的嘛。系主任点头了，简宁、赵小柔和其他同学们就都能来大学里过老师瘾了。蓝芸给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，谁讲什么，讲多少内容，要不要布置作业。大家很快发现这真不是一个容易活。简宁就跟蓝芸说：“一个片子怎么拍，我只有拍的时候才知道。拍之前你让我讲，我说什么？”蓝芸说：“那你就讲讲那些拍过的。拍之前你怎么想的，拍摄中间因为什么你又怎么改变思路的，最后剪辑的时候你又是怎么做的？”

在蓝芸的指导和督促下，简宁不敢马虎，详细地分析了一个自己拍摄的片子，重新写了分镜头脚本，还特认真地写了导演阐述，还召集全组的姑娘们帮她一起回忆，当时拍之前怎样、拍之中怎样、最后又怎样。拿着这摞厚厚的教案走上讲



013

台，简宁的感觉好极了，一堂课根本不够用啊。下课了，学生们还围着简宁问这问那，还有人直接说：“简老师，我能到您那去实习吗？”简宁为人师表的满足感一下子就涌现出来，拉着蓝芸说，以后这事我还来，太过瘾了。蓝芸也笑着说：“那你以后回回都得这么备课才行。你以为当老师容易啊。”

后来，蓝芸不断介绍学生到简宁那去实习，简宁不仅来者不拒，还接待得特热情。分派业务最好的编导带学生，每天中午自己掏钱管他们一顿饭，亲自带着他们去机房剪片子，真是手把手地教。有几个跟着简宁老师实习的学生后来一毕业就进电视台了，进门就上手，一点不发怵，回学校看蓝芸的时候，还不忘念蓝芸和简宁的好呢。

蓝芸和简宁，再加上一个赵小柔，基本上三个人之间不用说什么“感谢”之类肉麻的话，每个人都可以把困难、问题拿出来供大家分享。有时候，男人之间的仗义是假的，它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影响着仗义的程度。比如，如果都是一个行业的，都在一个级别上，都挣着差不多的钱，那这样的朋友之间就很难互相帮助了。男人的仗义一般都体现在“救急不救穷”上，有点居高临下的小施舍，那感觉最好。别的，还真不好说。

但是女人不一样。女人的友谊要么脆弱得不值一提，要么坚不可摧。蓝芸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必须帮这个忙。她犹豫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去帮这个忙。想来想去，她只能去问系主任。当了三年老师，她从没有为私人的事跟系主任开过口。反正现在也不分房了，还有什么事值得去找领导呢。

系主任是个五十出头的老头，教中国新闻史。课教得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现在也不带本科生了，带几个博士、硕士，都是小范围上课。不过人很和善，见到很多年轻的小老师都是一脸笑容、慈眉善目的。这两天老头有点发愁，就一个加州大学访问学者的名额，校党委书记来了电话，推荐自己的学生、如今在系里教广播电视新闻理论的副教授张力；副校长来电话，很含蓄地推荐了都五十三岁了、可还没评上教授的王仁之。系主任自己呢，比较倾向于年轻老师蓝芸。虽然她年轻没资历，

